

新刊
四庫
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二〇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問	論	孟	學	論	論	四
辨	語	子	庸	語	語	書
錄	類	雜	正	學	學	留
	考	記	說	案	案	書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明
高	陳士元撰	陳士元撰	趙南星撰	周宗建撰	劉宗周撰	章世純撰
拱撰	……	……	……	……	……	……
……	九七	二八九	三五七	四三一	五〇五	七〇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問辨錄卷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莊通敏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貢生臣金拱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八

問辨錄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問辨錄十卷明高拱撰拱字肅卿
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襄事蹟具明史本
傳此編取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疑義逐條辨
駁如其首論大學謂新民即明德中事不應
分之以為三綱領不知三在字固顯然並列也
至其言賢賢易色四事謂能如是必其務學
之至覺生質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然然涵
泳語意終以朱子之說為圖他如伊川謂敬
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則謂
節用使民非事而何謂孔子之責臧文仲正
以其賢而責之備則皆確有所見如此之類
亦足備參考而廣聞見明之中葉士大夫務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
提要

以異說相高尊陸攻朱故相抵牾其猥薄固不可訓至于聖賢經典包括宏深學者見智見仁各明一義但于微言奧旨有所發明則亦不必盡斥羣言堅持門戶周易一經程朱往往異義至今原不害並行也拱此書自抒所見時有心得初非故立異同固無庸定繩以一家之說矣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卷一

大學舊本

明高拱撰

問大學舊本何如白原是一篇無經傳之說然脉絡自明非有錯也今為之明其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此一書大義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至善之所由止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
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
謂知之至也

此言明德新民條件功夫次第而又揭言其本欲人
之知要也故先曰日本末後曰日本末云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
卷一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
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
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
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

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
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
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
志此謂知本

此承知本而言皆以明脩身為本之意而格致即在
其中何則夫學以格物而致知也自脩恂慄威儀則
所以誠正而脩身者也由是盛德至善民不能忘非
惟當時不忘親賢樂利即沒世不能忘也夫民不能
忘由於盛德至善非脩身之為本歟不觀之古人乎
康誥之克明太甲之顧諟帝典之克明皆自明也明
即新也有自新不已之功而後可以新民可以新命
非脩身之為本歟極至也用其極止至善也如民之
於邦畿鳥之於丘隅是也而文王敬止則惟曰仁曰
敬曰孝曰慈曰信而君臣父子交人之理備非脩身
之為本歟若乃大畏民志無情不得盡辭則脩身為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
卷一

三

本愈益可知矣故曰此謂知本前云知本蓋示其的始之也此云知本乃證以事終之也文義既有收拾脉絡亦自分明故曰非有錯也曰學之為格致也奚若曰諸皆物也而學以明之非格物歟析之既精合以盡大會諸其本一貫而無遺非知至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以下舊本新本同但舊本無傳之幾章之說

大學改本

問晦翁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然歟曰若然則所謂大學者是天子之成均也而成均何可以名書且云大學所以教人之法是成均之訓規也而又何以為孔氏之書夫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虞廷之教法也司徒總政令以教萬民樂正順詩書禮樂以造士周家之教法也與茲皆不類固

知其非然也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然歟曰禮

云樂正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與焉未聞其限年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稱謂其學業之有成也方十五時學業安能遽成乃由鄉升之司徒又由司徒升之學乎固知其非然也且學通上下安得以人之長幼分為大小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

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蓋以次而進非謂孰為小學孰為大學也曰然則小學大學之說謂何曰王浚川云古人論小學如農圃醫卜歷象干支之類非謂八歲入小學也若然則所謂諸侯貢其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小學亦八歲之童稚乎蓋即農圃等事乃術藝之精者也大學所學之大者即詩書禮樂脩齊治平之道故六鄉

三歲大比賓興賢能而進於天子之大學蓋德行道藝之純者也若學其大則自八歲以至十五其學非有二本後世乃將小學大學以年大小岐而二之非古人之義矣茲言良是曰大學之取名固謂是歟曰亦非也夫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所謂大學者學為斯人而已矣蓋謂是世間一種大學問非若小道可觀君子不由者也固非成均教法之謂矣

問三綱領然否曰大學止是明德新民而新民亦自明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 卷一
六

德中事所謂止至善者乃以足明德新民之意至善此善耳止善止此耳非明德新民之外別有所謂止至善也亦非不止至善可以為明德新民也不可以為三也

問知止定靜安慮能得何如曰謂至善之所以止者如此乃心學相因之妙非有功夫次第漸次而進也

問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何如曰譬之水然本其源也未其委也自源徂委非兩物也脩已

以安百姓非內外之相對也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何如曰大學止是明德新民而明德新民所以止至善者其功在於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本末始終蓋為此耳知止能得乃是心學相因之妙至善所由止者非有次第可循何可以始終言也先後近道何如曰尚無八者功夫以何近道然則何如曰此非結上乃以起下脩身為本所謂本也舉此以措則為齊治平所謂末也起於格致所謂始也迄於治平所謂終也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先齊其家先脩其身先正其心先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格物所謂先也物格而后知至而后意誠而后心正而后身脩而後家齊而後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后也知所先後而不已其功則至善可止而大學之道其近之矣

問釋明德釋新民釋止於至善然否曰格致誠正脩明德之事也齊治平新民之事也知止定靜安慮能得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 卷一

七

止至善之事也既已備言之矣而又釋之也何居

問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何如曰大學只是明德而新民亦是明德中事既曰明德能新民乎未能新民可謂明德乎若曰皆欲止於至善則是明德固要止於至善新民亦要止於至善是二之也且至善之所由止者知止定靜安慮而得此皆自明德言乃心學在己無預於人者而新民固在其中也若分而為二則明德之知止定靜安慮能得者不待言矣不知新民之知止定靜安慮能得者當是何如夫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問聽訟無訟曰讞決公明使是非曲直各得其理聽訟之能也然而無情者猶將騁辭以辯焉無以孚其心故耳惟聖人德威惟威德明惟明有大畏民之心志是以赴愬者各輸其情而是非曲直惟上所決而莫敢不服無復有騁辭以辯者是無訟也訟者爭辯

之謂也曰訟不待聽而自無何如曰訟獄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則堯舜之世不無赴愬之人蓋人有是非曲直不能自決必愬於上若使天下皆無是非曲直雖聖人不能也且曰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無情不得盡辭乃無訟也若謂訟不待聽而自無則所謂無情者當是何人不得盡其辭當是何處且又曰大畏民志是民之畏服之也若謂民自無訟則固不自知矣又何以言畏服曰釋本末何如

曰本末原非條件惡用釋且只因本字遂謂之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

問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何如曰通篇更無好善惡惡之說晦翁因好惡字遂以為好善惡惡乃使人泥於其中而不能出然則何如曰所謂誠其意者凡意念之發皆當至真至實而不可有一毫之不然者以自欺其心也毋自欺何如彼人之意念至真至實而無一毫之不然者無如惡惡臭好好色必也凡

意念之發皆當如惡惡臭好好色之至真至實而無一毫之不然方是自慊方是毋自欺蓋謂毋自欺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非謂惡惡好善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本文自明有以攬入之則贅矣

問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朱子云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其用之所行必有不能不失其正者然歟曰人心本虛無物則正喜怒憂懼皆心之用若能順應而中節則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者雖有亦無也而此心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
卷一

十

之廓然大公者固自如焉若一有於心則不勝其意必固我之私而所謂廓然大公之本體必為之累而不得其正矣此章為正心言曰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謂心役於物則失其正為心言非為忿懣等言也又何以為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也

問之其所親愛敬畏哀矜賤惡傲惰而辟焉之謂何曰寵有所移則申生殺於驪姬威有所劫則扶蘓死於胡亥自古婦乘夫子殺父小加大淫破義孰非起於

情之所偏曰偏之為害止於家乎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黨反側蕩平正直此皇之所以作極而數錫者也不然人有淫朋民有比德而天下不可理矣但身之所行必先於家故以脩身齊家言之

問齊治之言恕何也曰不止齊治其平天下之道止是絜矩絜矩即恕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齊以治以平不外乎恕所謂一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
卷一

十二

以貫之者也此曾子之學得其宗也曰何不言忠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言恕則忠在矣

問大學不言治天下而言平天下何也曰天下之亂皆起於人心之不平人心平則天下自治故不言治而言平也

問爭民施奪云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然歟曰非也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問仁人於媚嫉之人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何若是甚也曰媚嫉之人其害不可勝窮彼黨惡者固不待言世乃有不識道理務為忠厚之人即大奸巨惡亦曲為容庇以為厚德及其奸惡既稔至於殘害忠良傾覆社稷流毒萬姓而無已則所謂厚德者安在故惟仁人純乎天理至公無私不惟所愛必善而又為之維持保護使不為人所中傷而長為國家之利不惟所惡必惡而又為之屏絕黜遠使不得中傷善類以禍國家是愛固愛也然必能惡而後能成其愛則惡亦愛也故惟仁者能之曰先儒錫子銘云殺之則傷仁故之則害義然歟曰若然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仁義不相為用也是放流媚嫉之人亦有傷於仁也而可乎故知殺之則所全者衆義也所以為仁也故之則所傷者多不義也亦不可以為仁也

問大學何以言生財曰此正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諸食貨禹謨三事終於厚生理財王政之要務

也後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識義利不辨公私徒以不言利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為國殊不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又曰義者利之和則義固未嘗不利也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亦利也而徒以不言利為高使人不可以為國是亦以名為利者耳而豈所謂義哉曾子既極言聚財之不可矣以為聚財之不可也者豈遂使國家之無財乎生財自有大道苟得其道則財用自足正不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夫生財自有大道則聚財斷不可為務財用之小人斷不可用彼後世言利之徒如桑宏羊裴延齡輩徒掊克以逢迎而歛怨於民國事日去誠所謂災害並至者人君不可不深察而痛絕之也

周禮冢宰制國用其重可知後世屬之他官既不如周官之重而迂腐好名之人又倡為不言利之說遂使俗儒不通國體者轉相傳習則其事愈輕甚有誤

於國事如今戶部官勞倍於人然必俸資倍於人而後得遷其遷又劣曰此錢糧衙門也外而運司更甚夫錢糧衙門國用民生所係蓋重任也官此者使其有所漁獵誅之可也不然均王臣又獨賢勞者乃何為劣視之以故有志之士不樂就此不幸就此率志奪氣沮務支吾了事徒積日以待遷而經制之畧置之不講不復聞有善理財者矣理財無人國用日蹙而民生乃益困彼號清秩者仍復揚揚劣視之以為貨利之濁官此何理也予昔柄政方欲釐正之未及而歸乃發其意於此嗟乎使人臣而不為國忠謀也則已如其為國忠謀將必有感於予言也夫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卷二

明 高拱 撰

中庸

問中庸首章之義曰文本聯屬而解有斷復義本渾融而解涉支離然則何如曰意蓋云天之命於人者性也人之率其性而行者道也然不能皆率其性於是有脩道之功焉乃聖人之所以立教也然道之不可

不脩何也蓋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有脩道之功焉然所以戒懼於不睹不聞何也蓋不睹不聞隱矣然莫見乎此微矣然莫顯乎此故君子戒慎恐懼而慎其獨也夫有是操養之功則吾心乃得其正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一理渾然更無偏著故謂之中中則發皆中節矣無所乖謬故謂之和中雖具於吾心然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是為大本和雖發於吾心然天下之事皆由此處是

為達道可見此心之中萬理皆備而天地萬物不能外焉者也若能以是中和推而極之自行己之間以至於應物之際以施政教以興禮樂以御於家邦以推之四海以範圍天地以曲成萬物無往而非中和之運用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百姓泰和暨鳥獸魚鼈咸若是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實理實事實言非感應之說也

問性即理也然歟曰理者脉絡微密條派分明之謂天下之理皆理也而性字從生從心則人心所具之生理也性乃定名理為虛位性含靈而能應理具體而無為性存鄢廓之中厥惟恒秉理隨事物而在各有不同謂性即理未敢為然也且性即是理則理即是性也而世有稱倫理者焉亦謂之倫性可乎有稱文理者焉亦謂之文性可乎固可識已

問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

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是其日用事物之間

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然歟曰中庸為學者作皆人理也而伊川考亭動兼人物言之夫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豈以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犬之性歟且盈天地之間惟萬物凡草木土石諸件皆物也若謂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則不知草木土石其健順五常之德若何若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則不知草木土石其當行之路若何理難通矣

問脩道之教如禮樂刑政之類然歟曰中庸為學者作欲人循之以入道也今甫言性道乃更不及自脩之事而即言聖人治天下之法既言治法矣却又言自脩之事文理無續固知其不然也且禮樂刑政何為脩道然則何如曰脩道乃脩道以仁之脩蓋欲人脩德以凝道是聖人之所以立教也

問戒懼謹獨分為二然歟曰人之有目何以不覩人之有耳何以不聞不睹不聞則是冥然而已而又何以致其戒懼之功蓋指幽暗之地人所不睹不聞而言即所謂獨也謹獨即戒懼莫見莫顯乃是發明所以當戒懼之意文義自明非可相對言之也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其說何如曰理欲不兩立人心無二用克己即是復禮豈一邊克己又一邊復禮乎遏人欲即是存天理豈一邊存天理又一邊遏人欲乎又即如所言分而為二則戒懼不遏人欲乎謹獨不存天理乎支離甚矣固知分言之對言之皆未當也

問程子云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然歟曰豈有此理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之本體也感物而動物至而化物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多矣學者必須戒慎恐懼涵養性源至純至粹則其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一理中涵更無邪滓方可謂中中則無不和矣若

彼常人喜怒哀樂雖是未發然根株所在皆私意之潛伏可謂中乎不中何和之有曰大本達道何如曰不徒曰本而曰天下之大本不徒曰道而曰天下之達道蓋言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此而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皆由於此為下文張本也

問自戒懼而約之以致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致和中則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和則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然歟曰有一毫之不中不可以言中有一毫之不和

不可以言和既謂之中謂之和則無不中不和者矣而又何以言致中和且和由中出謹獨即戒懼若分而為二則戒懼致中顧不和歟謹獨致和顧不中歟心正則位顧不育歟氣順則育顧不位歟破碎支離不可以持循也且聖門言皆實理感應之說曾未之聞如人於屋漏之中致其中和何以便能位天地育萬物固又知其不然也曰雖無其事乃有其理曰此正後儒曲說求其理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也夫有

其理必有其事既無其事理於何在然則何如曰致推而極之謂以吾心之中和而體之於身推之於家推之於國推之於天下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致也故可以位可以育猶孟子言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也猶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以平章百姓以協和萬邦者也且中庸後章皆以發明首章之意若以感應言則於後更無發明處曰如子之言後有發明者歟曰有惟天下至誠能盡其

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所謂致中和也及夫人物之性盡而參贊之功成則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

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何如曰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中則發皆中節而於天下之事處之皆得其當所以中庸小人無所忌憚欺天罔人無所不至所以反中庸也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何如曰君子

言其人耳若謂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則是以君子為體以中庸為用也聖人之言斷不如此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何如曰除却無所忌憚又有何者為小人之心

問用其中於民先正云取民之中而用之芻蕘之中即吾之中也然歟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四目皆所明也四聰皆所達也岳牧九官皆所咨也豈惟民哉且民言安得便有中雖所問所察之善者亦不免太過不及之偏故於是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以為治若謂用民之中則其所取者亦已中矣又烏用執兩端為也子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子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註云猶元氣之運妙用無迹中庸所謂用中於民者也言亦近之

問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何以惟聖者能之曰中庸其至矣乎非聖人不能與此固也若夫邈世不

見知而不悔實非賢人以下之所可能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夫遯世而悶者為富貴利達者也不足言也若身遯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能甘之惟夫身既遯人又不見知此乃人之所甚不堪者而能無所怨悔變其所為日有孳孳而無已此正所謂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非聖人其孰能之子不云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若是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
卷二

問夫婦愚不肖何如曰堯舜周孔亦皆夫婦夫婦何以愚何以不肖蓋古人言人之微者必曰匹夫匹婦如曰匹夫匹婦之為諒是也夫婦之愚不肖謂匹夫匹婦之愚者匹夫匹婦之不肖者非夫婦皆愚不肖也與知能行指居室言然否曰與之云者謂但有所知即是知但有所能即是能所知所能便是道也晦翁只見夫婦字遂指居室而言然不知夫婦人倫之始萬化之原其道甚大彼愚不肖者何以皆知何以皆

能且天理各具於人心雖至愚不肖者豈於居室之外更無所知無所能乎然則何如曰彼愚不肖者或有時愛其親或有時讓其長或見孺子入井而不忍或蹴爾與之食而不受但有些微偶合於理固即是知固即是能固皆道之所在故曰與也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之類然否曰官與禮其理有在聖人非不知也乃其品儀名物他人所制非問何以得知况既問之後又已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
卷二

知之乎至於窮通有命孔子之不得位命也非由已也不遇也非不能也夫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致治之具固在焉何謂不能然則何如曰道無窮盡固有終古聖人所不知者焉固有終古聖人所不能者焉且此段語極透徹活潑蓋曰道無不該實無窮盡若自一事而言則雖夫婦之愚者不肖者亦有知有能焉若極其至則雖聖人固有不知不能者矣此道之所以為費隱也文

義相與何等包涵圓動若以夫婦知能為居室之間不亦滯塞乎聖人不知不能為問禮問官不得位不亦淺近乎曰若然則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何如曰造端於匹夫匹婦之微而極乎天地之大也曰伊川謂聖人所不知不能如農圃百工之事聖人亦豈能知哉何如曰愈遠矣

問道不遠人曰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嘗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
卷二

十一

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然歟曰似未妥然則何如曰天理不外於人情若遠人情以為天理則非所以為天理也是故治人以人施人以己與夫子臣弟友之自反皆本人情非遠人以為道也言曰庸言行曰庸德固不出乎日用之間也而勉焉不敢盡焉言行相顧焉即慥慥之君子矣故可以為道

問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註以行乎富貴貧賤

患難夷狄為素位而行以不陵不援不怨不尤為不願乎外然歟曰皆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者也夫自得非不願乎外歟不陵不援非素位而行歟曰不願乎外者乃以足素位而行之意不可為二也

問中庸為學者作乃言鬼神之事何居曰意非在於鬼神也蓋即鬼神以發明微顯之義耳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非專言鬼神也猶之逝者如斯不舍晝夜非專言水也知微之顯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誠

欽定四庫全書

問辨錄
卷二

十二

則久久則微而博厚悠久之業大誠則形形則著而明動變化之功成不可掩如此也

問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曰此一章大旨下文乃詳言之曰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然否曰若然則與下文全不相蒙且義亦淺近聖人之孝誰不稱之乃聖人則烏用通稱為也然則何如曰達者變通不拘之謂善繼善述是也今只讀本文自見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達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